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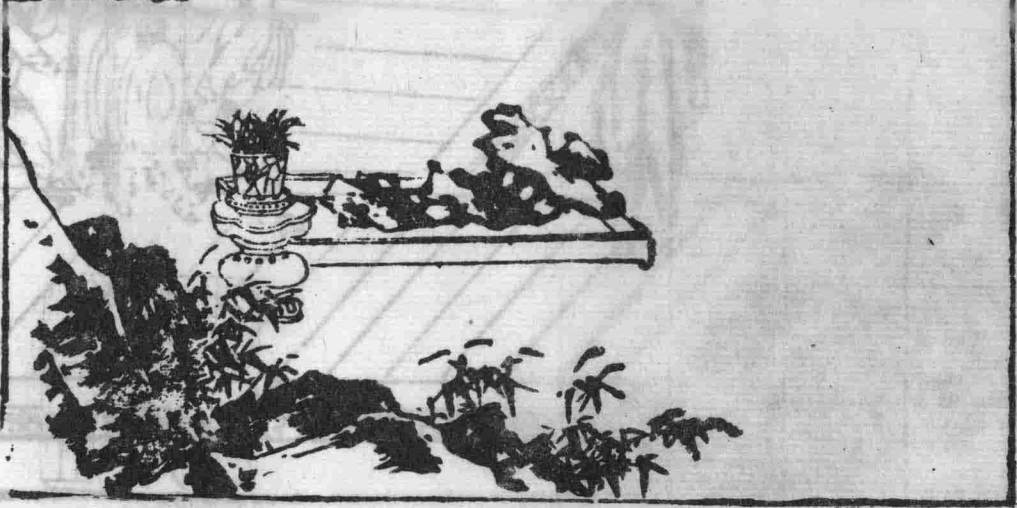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十六册

皇朝通志卷之九

卷之九





李麗兒解衣銀姐

第四十五回

應伯爵勸當銅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

詞曰

徘徊相期酒會三千朱履十二金釵雅俗熙熙卜  
車成宴盡春臺好雍容東山妓女堪笑傲北海樽  
疊且追陪鳳池歸去那更重來

右玉蝴蝶後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裡去，早辰起來，前廳看着  
差玳安送兩張桌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五太太，一張與  
喬大戶娘子，俱有高頂方糖時鮮樹菓之類。喬五太太賞

了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戶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細說。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趕到黃四家。黃四又早夥中封下十兩銀子謝他，大官人分付教俺過節去，口氣只是搗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糧拿甚麼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纔勾？黃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問那內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裡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我筭再借出五十箇銀子來，把一千兩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假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黃四道：我對李三說，夥

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休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  
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每巧一巧兒就  
在裡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去明日他請

俺們晚夕賞燈你兩箇明日絕早買四樣好下飯再着上  
一罈金華酒不要叫唱的他家裡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  
去哩你院裏叫上六箇吹打的等我領着送去了去他就要  
請你兩箇坐我在旁邊只消一言半句管情就替你說成  
了我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兩文書一箇月滿破認

他三十兩銀子那裡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箇月老婆了  
常言道秀才無假漆無真進錢糧之時香裡頭多放些木

○未○必○

全并  
頭蠟裡頭多攙些相油，那裡查帳去，不圖打魚，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於是計議已定。到次日，李三黃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兩箇小廝，擡送到西門慶家來。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桌面，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房下在這裡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裡吃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曾見的新親成老早就去了。今早衙門中放假，也沒去說，畢坐下伯爵就喚李錦，你把禮擡進來。」不一時，兩箇擡進儀門裡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甚麼，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箇小廝向前磕頭。



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抬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擡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叫了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箇來坐坐罷。伯爵得的一聲兒，卽叫過李錦來，分付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裡不着人請去了，叫你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裡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少頃，基童兒拏茶來，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就讓伯爵西廂房裡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

會謝子純伯爵道我早晨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裡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閑去會他西門慶即使基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桌兒擺飯兩箇同吃了飯收了家伙去西門慶就與伯爵兩箇賭酒兒打雙陸伯爵趁謝希大未來乘先問西門慶道哥明日我與李智黃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不如找足了一千兩到明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一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筭一百五十兩與他再找不多兒了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

是了省的金子放在家也。只是間着兩箇正打雙陸。忽見玳安兒來說道。賁四拏了一座大螺蛳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鑄兒說是白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西門慶道。你教賁四拿進來。我瞧不一時。賁四同兩箇人擡進去。放在廳堂上。西門慶與伯爵丟下雙陸。走出來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可桌放的螺蛳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黑白分明。伯爵觀了一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仔細瞧。恰好似蹲着箇鎮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都是彩畫金粧。雕刻雲頭。十分齊整。在傍一力攬掇。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屏風。五十兩

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麼？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本八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姐夫前邊舖子裡，兌三十兩與他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抹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琴童道：「在下邊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回我聽，於是廳內擡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謝希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純，你過來估估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

伯爵希大  
一鼓一鑼  
即兩張嘴  
可當銀百  
二十兩

看了半日口裡只顧誇獎不已說道哥你這屏風買得巧  
也得一百兩銀子少也他不肯伯爵道你看連這外邊兩  
架銅鑼銅鼓帶鐺鐺兒通共與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  
拍着手兒叫道我的南無耶那裡尋本兒利兒休說屏風  
三十兩銀子還攪給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你看這兩  
座架子做的這工夫硃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裡的樣範少  
說也有四十觔响銅該值多少銀子怪不的一物一主那  
裡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  
西門慶請入書房裡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  
慶說道你兩箇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

李智黃四慌的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老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敢不來、于是搬過座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廝畫童兒、拏了五盞茶上來、衆人吃了、少頃玳安走上來、請問爹在那里放桌兒、西門慶道、就在這裡坐罷、于是玳安與書童兩箇、擡了一張八仙桌兒、騎着火盆安放、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打橫坐了、須臾、拏上春檠、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各樣下飯、酒泛羊羔、湯浮桃浪、樂工都在窗外吹打、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席上遞酒、這裡前邊飲酒不題、却說李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丫頭、蠟梅都叫了轎子來接、那桂姐聽見保兒來、慌的

走到門外。和保兒兩箇悄悄說了半日話。竟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道。俺每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連你每也帶了去。你越發晚了。從他那裡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每走。百病兒就往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裡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五姨媽那裡。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不知怎麼盼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若是閑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教玉簫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掇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回去。這桂姐先辭月娘衆人。然後

他姑娘送他到前邊，叫畫童替他抱了毡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掀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請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兒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李桂姐與西門慶磕了四箇頭，就道：「攪爹娘這裡。」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裡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我還有一件事對爹說。」俺姑娘房裡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了他幾下，說起來還小哩，也不知道甚麼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改了他說，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



姑娘房中沒箇人使他心裡不急麼自古木杓火杖兒短  
強如手撥刺爹好及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  
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就分付玳安你去後邊對你  
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見畫童兒抱着桂姐毡包  
說道拿桂姨毡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後邊說去罷那畫  
童應喏一直往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又到窓子  
前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  
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且唱一套兒與我聽聽着桂  
姐道等你娘閒了唱與你聽伯爵道恁大白日就家去了  
便益了賊小淫婦兒了投到黑還接好幾箇漢子桂姐道